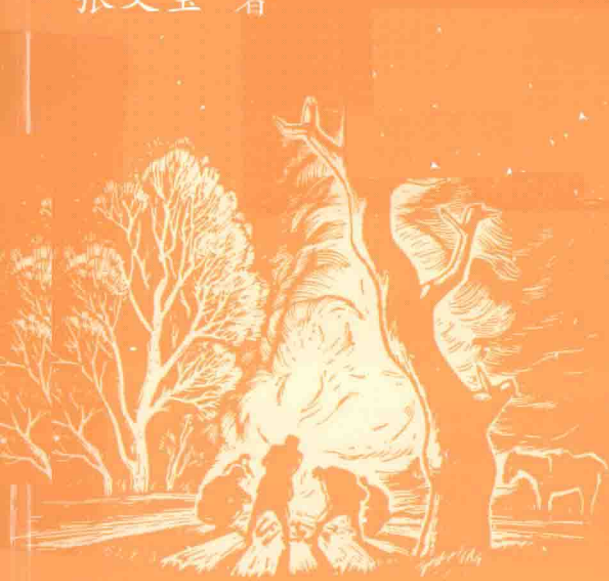




刘少奇 过苏鲁交通线

张文宝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刘少奇过苏鲁交通线

张文宝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刘少奇过苏鲁交通线 / 张文宝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6705-9

I. ①刘… II. ①张…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1077 号

书 名 刘少奇过苏鲁交通线

著 者 张文宝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705-9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永远不会忘记的历史

刘 丁

眨眼间，七十二年过去了。

岁月如歌。不该忘记的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刘少奇在东海县西朱范村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永远无法忘却，至今犹在眼前。

1942年3月18日，父亲刘少奇化名胡服，一行九十余人由一一五师教导旅十三团（驻华中）团长周长胜率部护送，从新四军军部江苏阜宁单家港启程，沿苏鲁秘密交通线一路北上，在东海县原城头乡赵庄与前来迎接的一一五师教导二旅（驻山东）旅长曾国华汇合。4月10日顺利到达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滨海区临沭县朱樊村（现属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历时二十余天。此行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托，解决山东问题。一路上，夜行晓宿，历尽艰辛，1942年4月至7月，在西朱范村工作生活了四个月。

在延安杨家岭我父亲曾经居住的窑洞里，我看见挂着父亲1942年与时任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政治部主任萧华等部分山东党政军领导人在山东省临沭县西朱范村（现隶属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的黑白合影，这是我父亲刘少奇抗战时期在东海县革

命经历的缩影。

西朱范村位于沂蒙山南麓，是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心。父亲到后，来不及休整，随即开展了紧张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经常轻装布衣，走村入户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想法和建议。此外，他还要求随行人员积极和老乡交谈，了解党的政策贯彻情况，群众的反映如何，指出开展群众运动的具体思路：群众运动应该以农民运动为中心，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

父亲艰苦朴素、平易近人。那段日子里，他给战士们及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西朱范村乡间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原因之一。

本土作家张文宝创作的长篇儿童文学《刘少奇过苏鲁交通线》，取材于这一阶段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斗争史。以化名胡服的父亲在苏鲁交通线上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长达四个月时间里，在受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托，解决山东问题之余，帮助孩子读书、引导儿童团员保护减租减息、战胜敌人的经历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主要人物和细节以生活原型为基础。作品中采用了收集到的父亲在西朱范村办抗日小学，教育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关心儿童成长，为少年儿童牵线办学堂，教少年儿童识字，成立儿童团，教育小孩懂得革命道理等等小故事。

张文宝同志以文学的视角，在史实的基础上，生动、艺术地再现了我父亲这段革命经历，让我仿佛置身于当年父亲战斗过的土地上。小说生活气息浓厚，情节曲折，感情饱满，人物生动，语言优美又通俗易懂，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用文学形式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个十分有效的

途径。革命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鼓舞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奋发图强，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巨大动力。

我们要珍惜革命传统，是革命前辈几代人前赴后继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特别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卓越的斗争，才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掌握了革命的政权，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经过六十二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初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比较富强的国家。我们要万分珍惜！我们要加强对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继往开来，不断开创社会主义革命新事业，为建设强大而富饶的祖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目 录

永远不会忘记的历史/刘 丁	… 1
一 围着米汤色围巾的人	… 1
二 没进过学堂的小和尚	… 10
三 深夜偷情报	… 24
四 卞小兰该不该加入儿童团	… 35
五 夜半闹“鬼”	… 46
六 小和尚有名字啦	… 54
七 跳墙偷鸡	… 63
八 红榜和白榜	… 80
九 枪的秘密	… 93
十 失踪的卞小兰	… 115
十一 卞福贵疯了	… 130
十二 小鬼子突然袭击了	… 140
十三 怕死不是儿童团员	… 155
十四 胡老师讲的最后一堂课	… 170
后记	… 180

一 围着米汤色围巾的人

1942年3月，初春的夜晚，鲁南大平原一片寂静、干凉。

夜色完全笼罩着临沐县朱樊村的时候，天上弯弯的月牙散发着淡淡的光晕，像一层霜雾，数不清的星星被冻得瑟瑟发抖，像眼睛一忽闪一忽闪。村庄被扣在黑盆里一样，黑乎乎的，几乎没有灯火，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早早地上了床，蜷缩进被窝里。大路小路上没有人走路，偶尔，谁家屋里响起几声咳嗽，马上响遍全村。

这一天晚上，十三岁的“小和尚”又偷偷地跑到干大肖明桥的家，刚要推门进去，听见里面有不少人嘁嘁喳喳的讲话；眼睛贴着门缝朝里瞅瞅，见一盏洋油灯下围坐着一圈人，他们都是村里熟悉的大人们，有民兵干部，有黑柱的大、二狗的大、大桩的大、杏子的大、矮墩的大。灯芯滋滋地燃烧着，闪亮着昏黄的火苗，光亮映在他们十分严肃的脸上，个个大气不喘，安静地听着干大在低低地说着什么。肖明桥是民兵队长，他背影对着门外的小和尚。小和尚猜想着干大脸上的表情，这时，他一定是

满脸乌黑，挺严肃的，让人几乎不敢看他。小和尚耳朵竖着，注意着听干大的讲话，那声音尽管低低的，还是能隐隐约约地听到：“来人要在我们村里待上一天一夜，我们要配合好队伍上的人，保证不出一点事，顺顺当当走过陇海铁路。”

杏子的大说：“保险起见，把几个地主看起来。”

黑柱的大说：“不用都看起来，我看把卞福贵看起来就行了。他的汉奸大女婿在上海被我们人枪毙了，他心里十有八九对我们不舒服，不得不防备。”

有一个村干部说：“卞福贵现在老实不少了。”

黑柱的大说：“狗走千里改不了吃屎。”

肖队长说话了，声音压得低低的，小和尚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埋怨着干大，一直把他当成不懂什么事的小孩，不肯放在心上，他和大人们背地里商量帮助八路军对付小鬼子的事情，遮瞒得不露一点风。小和尚心里清楚，干大是村里的党组织书记、民兵队长、苏鲁交通线上的秘密站长，他接送过几百号来自延安和苏北阜宁去延安的叔叔阿姨，护送他们跳过小鬼子封锁的铁路。他不认识这些叔叔阿姨，他们也不认识他小和尚，可他们对他像十分熟悉似的，笑咪咪的，用温暖的大手抚摸他的脸蛋和光头，有时会抱起他，惊讶地说一声：“哟，好几十斤重嘛！”小和尚从心里喜欢干大的朋友，干大给他们递上煮熟了的山芋、玉米棒和花生时，他会乐颠颠地帮着端上黑瓷碗里的盐巴，给他们蘸着山芋有滋有味地吃。叔叔阿姨没有告诉过小和尚，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到朱樊村，和干大是什么关系，

可他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要去哪里。他们和干大都是打小鬼子、汉奸和恶霸的。叔叔阿姨们一般在干大家里住上一宿，第二天晚上就会悄悄地离开。

小和尚在地主卞福贵家里放牛，到干大家里也不多，偶尔来了，肖队长把他搂在怀里又亲又吻，不肯放手。小和尚十岁的时候，干大曾严肃地说：“小和尚，干大做的事和什么人来往，不要对外边人透露一个字，更不能对卞福贵家里大人小孩说，懂吗？”

小和尚抬手搔搔头上稀少的几根毛，点点头，说：“我懂。”他特别懂事，不该吐露的话一句不会说，为这，干大高兴了，一次去城里回来时，专门给他买来一串酸甜的冰糖葫芦作为奖励。

这当儿，屋里的人都站起来了，要跟着肖队长朝外走。小和尚闪着明亮的眼睛，心想：干大他们今晚又要去接什么样的叔叔呢？他心突突地直跳，想悄悄地跟去看看。他知道干大他们是要去沐河边接人。他听说过沐河，可没有去过……

小和尚机灵地钻进黑色的夜幕里。

一天寒星，像一把碎玻璃熠熠闪烁。空气清冽冽地冷，小和尚呼吸一口大气，感到肚里冷飕飕的，眼睛却特别地亮堂起来，浑身都是精神。他望了望静静的周围，看了看朦胧的月光下几棵光秃秃的树干，见背着长枪的人群，排着一长溜的队伍，顺着窄窄的田间小道，悄无声息地朝南边走去。

小和尚轻手轻脚地尾随在队伍后面，他怕跑掉了鞋子，重新系紧鞋带子，弓着腰，与前边的队伍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躲

躲闪闪地朝前走。

茫茫的大平原，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匆匆赶路的队伍里没有人讲话，脚上的布鞋踩在土路上发出轻微的声音。朱樊这一带是非常特殊的地区，西距沐河三十多里，南靠陇海铁路四十几里，东靠县城有五十几里地。小鬼子和汉奸知道，这个地带是延安共产党人到苏北阜宁新四军的秘密交通线，山东鲁南一带的八路军经常神出鬼没地跳过陇海铁路，活跃在这一带。县城里的小鬼子轻易不敢随便下乡，更不敢到朱樊一带来，怕碰上八路军的埋伏。小鬼子和伪军是一年下乡扫荡一次，浮光掠影地走一走，维持维持乡村秩序。穿便衣骑脚踏车的汉奸倒有贼胆，闻到乡里村里有一点点八路军的消息，一阵风卷来，闹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后，赶撵着几头小猪、几只小羊，拎上一两只鸡，骂骂咧咧，又一阵黑风去了。

小和尚跟在队伍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着，大人们迈的步子大，走得快，他跑上三步才能跟上一步，累得脸上朝下淌着热汗，手擦了，又挂下来，嘴里喘着粗气，身上冒着热气，厚厚的裤裆里，像失火一样热滚滚的。小和尚受不了，解开棉袄扣子，敞开怀，让硬硬的凉风吹着。呵，舒服，真舒服，他觉得不是在寒意逼人的早春里，而是在暖洋洋的晚春里了。

小和尚一边跑，一边后悔地想：应该告诉黑柱一声，他俩一块来就好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一定会保守秘密的。他想，要是黑柱在身边，他俩有说有笑，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路远，浑身都会有精神……

黑柱是小和尚的好朋友，他常常溜出家门，翻过墙头，跳进卞福贵的家院里，钻进小和尚的牛棚里。这里是他俩的天地，在麦草上躺躺，睡睡，打几个滚，坐在草窝里，听几只黄牛慢吞吞地咀嚼麦草的好听的声音，鼻子吸几口牛棚里麦草、牛粪混合的清新气息，听着黑柱讲着许多新奇的事情，深更半夜，一点不累和不困。

民兵们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偶尔，有谁轻轻地咳嗽一声，肖队长低低地问：“谁咳嗽的？想让小鬼子听见吗？”

在黑暗的旷野里，小和尚身边有干大和民兵们，可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担心身后有坏蛋和什么大野狗跟着，咬了屁股。不时，他掉头望望，后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的心更加咚咚地狂跳着，脚步不由加大、加快起来。小和尚想追上干大，又怕干大发现，拉下乌黑的脸，撵他回村。黑柱要是知道我被撵回来，那笑话死了，会看不起我的……

小和尚仰起脸，看着天上的星星，它们像宝石一样闪闪的亮。他心里说：今晚的星星好像比以前多，密密麻麻，数也数不清。他脸上露着得意的笑容，骄傲地想：黑柱他们要知道我跟着民兵们到沭河边，会竖起大拇指说我了不起的，真佩服。小和尚自言自语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有一杆长枪，叭叭地猛放上一通。”

夜色浓浓的。肖队长隐隐地发现队伍后有人。他警惕起来，悄悄地逼近过去。

小和尚以为自己做的事巧妙，不会被人发现。哪知，肖队

长火眼金睛，发现了，他两手攥紧小和尚双臂时，小和尚才知道被发觉了，逃跑已经来不及。

肖队长严厉地问：“谁让你来的？”

小和尚低下头，一声不吭。

肖队长恼火地说：“回去！”

小和尚一动不动，眼里包着泪水，想流出来。

民兵们围了过来。黑柱的大说情了：“队长，快到沭河了，让他跟着走呗，不会出事的……”

半晌，肖队长嘴里蹦出一句硬硬的话：“小孩子不听话哪行！”

小和尚很乖地走在队伍里。起初，他担心干大会一直不高兴，走着走着，忘掉了担心。肖队长迈着有力的脚步，身板挺得直直的，眼睛盯着前方，耳朵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突然，肖队长放慢了脚步，手一举，对着队伍低低地说：“前边是沭河，注意隐蔽。”

肖队长一脸严峻，伸手拉住小和尚的手，用力有点大，小和尚疼得直咧嘴。他以为干大要说什么，可什么也没说。肖队长两眼紧紧地盯着前边。

小和尚看到了小鬼子的炮楼，干大拉着他伏倒在一条干涸的沟堰里，周围摇曳着密密的芦苇。这些芦苇不高，枯黄。沟堰不远的土坡下是沭河。这条沭河起自山东沂蒙山，又长又宽，站在河这边望不清那边的人，河水无风三尺浪，滚滚滔滔，蜿蜒流向东边，绕过连云港，进入黄海。

小和尚第一次看到沭河。多少次，他偷听过干大说起沭河，这是苏鲁交通线上小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他真想好好看看沭河，可又怕小鬼子发现，只能隐蔽在沟堰里。他恨透小鬼子，沭河靠着我们朱樊，他们凭什么来管着！

沭河两岸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小鬼子的炮楼，亮着灯光的洞口是枪口，楼顶上飘动着膏药旗，一个小鬼子端着枪不停地转来转去，朝远处东张西望。

小和尚怕小鬼子发现自己，缩在沟堰里。

肖队长说：“不要怕，天黑，他看不见。”

肖队长大手摩挲着小和尚的脑袋，小和尚觉得干大的手无比温暖，让他身子一下热起来，胆子也大了，敢于抬起头看着沭河。

沭河上黑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蓦然，炮楼上探照灯一束强烈的光扫过来，照亮了河面，能看见一垄垄层出不穷、高高扬起的波浪。灯光下，沟堰上衰败的小草上一层白霜银闪闪，寒光逼人。小和尚紧张着，埋下头。

由远而近，沭河里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一只挂着膏药旗的小鬼子铁壳巡逻艇，呼呼隆隆地跑过来。小和尚听见了巡逻艇上小鬼子叽里咕噜的讲话声。

沟堰里死一般地静。小和尚暗想：沭河被小鬼子封锁死了，我们的人怎么过来呀？

巡逻艇过去了，偌大的旷野和沭河又笼罩在黑色里，一切恢

复了宁静。

小和尚学着干大的样子，眼睛盯着炮楼上站岗的小鬼子。

三更时分，天上的月牙斜到了西边。炮楼上站岗的小鬼子不见了，沭河里听不到巡逻艇的马达声了。肖队长从腰带上摸出一只蒙着红布的手电筒，朝对岸的芦苇丛闪亮三下，立时，那边的芦苇丛里也隐隐地闪亮出三下红光。

肖队长压低声音命令说：“他们过来了，我们到河边接去。”

小和尚突然看见，一边的沟堰里跃出几十个八路军，他们与民兵们一样猫着腰，跑向沭河边。留在沟堰里的民兵，子弹上膛，枪口瞄准着炮楼，以防小鬼子发现情况，准备反击。

小和尚刚要朝沟堰上爬去，肖队长一把拉住他，说：“在这儿待着，不要动！”

河面上出现两只小木船，木橹轻轻地拨拉着河水“哗——哗——”地响。木船划了过来。小和尚眼睛盯着炮楼上，生怕扛枪的小鬼子突然出现在炮楼顶上。他眼睛又看看河面上的木船，心里焦急地呼喊道：快划橹呀，快划橹呀，千万莫让小鬼子发现……

木船靠岸了，人都跳上了岸。一个瘦瘦的、高高个子的人，脖子上围着一条米汤色围巾，握了握肖队长的手。有人低声介绍说：“这是胡服同志，你们喊胡老师行了。”

肖队长激动地握着胡老师的手，自我介绍说：“我是交通站的肖明桥。”

木船载着不少人回去了。肖队长带着胡老师爬上了河坡。小和尚看见回村的队伍比刚刚来时长多了，穿着灰土布衣裳的八路军，有的手里攥着驳壳枪，有的肩上扛着机枪……干大紧紧走在瘦高个子的身旁。小和尚心想：这个人是谁呢？

二 没进过学堂的小和尚

昨天晚上，是小和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晚上。这对于从敌人一层层封锁线里跳出来的胡老师说，仅仅是残酷战斗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昨天晚上，进了朱樊村，胡老师几乎没有睡觉，在公鸡打鸣三遍时，他稍稍合一合眼皮，天东边刚刚露出一一点鱼肚白时，就又披衣起床了。

胡老师在院门前站了站，在村庄里走了走，看了看清寂的田野，抬手与早起下地的乡亲打个招呼，聊了聊话，又与民兵干部们见了个面。胡老师留恋陌生的鲁南亲切温馨的土地和质朴可敬的老百姓。他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这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拿着枪杆，在敌占区，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千方百计地消灭敌人，保卫自己的民主政权。胡老师热爱自己的父老乡亲，从内心里敬重他们，他多想常常地走进他们的屋里，坐下来，喝着他们的玉米粥，咬着香喷喷、甜津津、辣乎乎的煎饼裹大葱，膝盖碰着膝盖在一起热乎乎地谈谈心、唠唠嗑，听着他们发自内心的“嘿嘿”